**我的青少年时期**

**罗素冰**

**2013年10月**

**我的青少年时期**

**目录**

**记忆的启示**

**在孝感出生和外婆家**

**童年时期**

**一．在孝感**

**二．第一次去汉口**

**三．在仙桃**

**四．在广水**

**五．第二去汉口**

**六．在蔡甸**

**七．又去汉口**

**八．孝感解放**

**初中时期**

**高中时期**

**农院时期**

**二次高考**

**几段补充叙述**

**记忆的启示**

**童年是一首落英缤纷的诗，少年是一段色彩斑斓的梦，青年是一条探索人生的路。看到少年学友清新、纯洁、珍贵的回忆，令人浮想联翩，好像又回到风华正茂的青春时代。虽然，少年时各自环境不同，但都离不开那个日寇侵略、社会变迁年代的痕迹。父辈为生存和生活奔波，孩童们走过童真、童趣却又艰难曲折的求学之路。在庭院里、在小河边、在山乡田间嬉戏，能间断地在旧式私塾中吟诵朦胧的古文，或在新式小学聆听语文、算术的新知，成了那个年代的一种奢侈。许多农村的孩童，因贫困连读书的机遇都没有。那时，没有现代城市车水马龙的喧哗，更没有学前班、补习班、择校生、陪读生的时尚享受，步行、走读、住读、因贫辍学、背粮搭伙等是那个年代的常事。我想，不同年代的青春的回忆，应该对现代青少年有所启示和感悟。**

**这篇回忆录表达出淡淡的乡思乡愁，动荡迁徒中难忘的少年记忆，并没有理性的说教，这是散文幽深的长处。但在叙事中却记叙了做工人的父亲在日寇侵占时被欺凌遭毒打的艰难谋生经历，自己在解放初期热情洋溢的学生时代的幸福感受。能让不熟识的人感受到时代的脉搏，更使同期学友怀念美好的青春时光。世事沧桑，经历蹉跎岁月的洗礼，沐浴过改革开放时光的一代知识份子，如今都步入老年了。昔日的学友们，如能多有些人记下往昔的回忆，那该是社会一个时期多么丰富的画面和多彩的生活。著名作家、学者冰心、季羡林、巴金、启功等老一辈人在耄耋之年都写了往事的回忆，就连写过《乡愁》诗歌的作家余光中又写了《记忆像铁轨一样长》的回忆。我们这些尚能提笔的老年百姓，难道不能写点记忆交流一下吗？但愿学友们兼顾多种兴趣中，在力所能及的情况下也写些回忆，无论是飞萤的闪光还是红烛的亮光，都能启迪年少人，这也是延年益寿的一种乐趣。**

**陈载民 2013年10月**

**在孝感出生和外婆家**

**1936年阴历十月初八日，母亲鲁秀文在湖北孝感生下我，取名菊芳。出生时父亲罗启富在外地，外祖父写信告诉他说生了，但没有说明生的是男还是女， 在那个重男轻女的社会里，第一胎自然希望是男孩。**

**外婆家住在小东门外，就在河边，外婆姓李（名全顺）。河边停靠一些船只，可通汉口等地。面对河站立，右手方向。靠近河边有一排房子，至少有二十来户，几乎全是做生意的，听说外祖父祖上是开纸行的。有一年我姑妈的大儿子、大表弟彭行诗来看我们，之后我随他坐船去东山看我姑妈。河边有沙地，小时爱在沙地上玩。夏天的傍晚，外婆早早把床在岸边搭好了，夜深时才搬进屋里。我躺在床上，有时看看天空的云彩，有时看看两岸的美景。可惜因常闹洪灾，不堪受其害，而让河水改道，美景不再。随着社会的发展、科学的进步，也许有一天，能在更高层面上再现昔日的繁华。**

**外祖父祖上是做生意的，他是老三，分家后没有做生意，又抽点鸦片，就穷了下来，去世较早。外祖父家的房子大而深。从我记事起，前厅曾出租给别人开茶馆、演皮影戏。我小时常去看，有济公活佛、瓦岗寨、程咬金等节目，可以说这是我的启蒙教育。往里走，是小院子，其中有一颗大树，左侧有一间房。再往里走，是天井，左侧有一间厢房，右侧是个大厨房，供为多人做饭吃用；最里面是正厅，比较大，周围有四、五间房，外婆住在右侧里间最大的一间房。舅妈回来后，住在房子右侧第一间房，房中还有房，左侧有几间房，有时出租给别人。左侧有个后门。外婆也没有什么收入，就靠出租房子维持生计。抗战时期大舅随舅妈娘家，去了重庆，抗战胜利后回来了。过了一段时期，他把房子的至少三分之二卖了，只留下前厅，和一个有一颗大树的小院子。这就使得在后来困难的日子里没有解困剂。出租房，收入有限，但多出租几间，是能解决一些问题的，而且当家中人个性强有矛盾时，也有个回旋的余地，分开过，不至于要到外面租房子住。为什么卖？怕因房子多而被没收一部分吧。其实，这没有什么根据。外婆应是城市贫民，还有我小舅，加起来，房子也不是很多。由于地点较偏，不过是把房屋材料拆走，外婆后来在房基地上开园种菜。记得有一天外婆是由于吵架还是什么原因，到附近的尼姑庵去住，见此情景，我收拾收拾，也随后去了。从这件事可以看出，家中是有矛盾的。现在看来，那里可不是随便让人住的，她是不是因生气想出家呢？**

**我在外婆那里，印象比较深的是爱吃买的烘烤得黄黄的花卷。此外常挖野菜吃，比如马齿苋，有时我也挖。**

**至于穿呢，不禁回忆起一件有趣的事。**

**外婆房子旁边有一座屋子更靠近河边，它的后半部分同我们房子的前半部分形成一个小巷子。一天小小的我，穿着外祖父的短裤子，又肥又大，站在巷子口，左看右看地打量这件衣服，似乎觉得有些不对劲，别扭，后来没再穿。我想起当时那个模样儿，就忍俊不禁。大一些了，我妈也会找裁缝做一身好看的合身的衣服。不过我长大成人，一直是脱了棉裤就是单裤。在北方有些不适应，但仗着年轻能抗寒，也就这么过来了。过去的经历，使我不大讲究穿着，有好点的衣服，有时还舍不得穿。**

**外婆有时带我上她娘家去，有一次我看到一位老婆婆，想是她的祖母这个辈份吧，显得很老，高寿。**

**大舅是外婆最喜爱的儿子，瘦高个，长得挺帅气。患有肺病，不知是在重庆得的还是后来得的。听说他到汉口和小舅住过一段时间，不幸小舅被传染了，这在当时是不治之症，其后果可想而知。**

**舅妈在重庆生过一个女孩，寄过照片来，去世了，回来后生过一个女孩，在揺篮中时，我还逗弄过她呢，后来不幸也夭折了。舅妈回娘家有时带我去，家里人挺多，住得不太远。**

**在此附带谈谈我父亲那边的情况：我的祖父母是贫苦农民，很早都去世了，剩下兄妹二人。我姑妈自小就给别人家作童养媳，在汉阳东山那边，好像叫卧龙岗吧。她有两个儿子和两个女儿，姑父去世较早。老家罗家湾可能离姑妈家不太远，父亲曾带我们去罗家湾，拜访了一家亲戚。在此家房子旁边，紧挨着有一个侧房，父亲指着此房是他们住过的房子，房子看起来很小。而后，就带我们去荒郊野外，找祖父母的坟地，遗憾的是没找到。此后，父亲又多次带我们看姑妈。她很善良。后来父亲把二表弟彭行彬接来孝感读书。**

**姑妈每次来我们家，总要带几只鸡。后来每逢过年时，我给姑妈寄点钱，代表娘家人对她略表心意，一直到她七十多岁去世。**

**后来听我妈讲，外婆去世时想念我，想看我的照片，拿来照片后，她眼睛看不见。我不止一次体验到人们有时会经历到的、那种欲报亲恩亲不在的伤痛心情。**

**童年时期**

**一．在孝感**

**我们租住在与中山街垂直的一条街上，好像叫线子街吧，离汤家街街口比较近，斜对着。孝感有些房子也是很深的。我们的房间靠近后门的院子，还有一家就住在院子里。我妈要到汉口跑生意，拿了点米给院子那家人家，作为我的口粮，就走了。晚上睡觉我则同房东的孩子们睡在前厅左侧卧室的一张大床上。好在一两天吧，外婆来看我们，见此情况就把我带走了。此时我可能为四、五岁吧。**

**附带说一下，我同父母在外的最早记忆是黄陂。我还记得我们住在靠近后门口，印象特别深的一件事是，那年白天发生日蚀，有人用脸盆盛水看日蚀**。

**二．第一次去汉口**

**大概五、六岁吧，由小舅把我带到汉口父母身边。他们住在球场街，我的印象附近居民比较贫穷。父母都打工。母亲在纱厂里，离居住地较远，我还去过。我有时在后面柴场拾点柴火，她见了似乎有点难过。她有时给我一点点钱，有时我和房东老太太坐在大门口看卖食品的商贩走过，也从不买点东西吃。有一次在二楼上玩，从木楼梯上摔下来，胳膊摔骨折了。还有一次，天上浓烟滚滚，我也跟着别人随着浓烟跑，迷了路，由警察叔叔送回了家。有一天，一进房门，看见我母亲在无声的哭泣，我不明就里，也坐在旁边陪哭。我想孩子的心灵是易受感染的，也许母女之间心相通吧。**

**头天晚上父亲领了工资，第二天早上发现钱和衣服被盗，后门开着，门外小路上有小孩衣服，也就是我的衣服被丢了一地。真怪，小偷还知道我们家那天晚上领了工资。**

**祸不单行：我父亲路过一家工厂，和工人讲了几句话，引起日本人的怀疑，认为是挑唆他厂的工人，不问青红皂白，毒打一顿。父亲几天卧床不起，也就是那个时候听说了喝尿治伤。看来此地是呆不下去了。不久，母亲和我动身去仙桃，父亲自是已先走了一步。我们坐汽车，途中发现有飞机在空中飞，车赶紧停下来，人们四处躲，之后才上车。**

**三．在仙桃**

**到了仙桃，我们住在工厂内，厂房不大。父亲开厂内机车。有一面墙壁上，布了些电闸，我东摸西摸的，有触电的感觉，就不敢再轻举妄动了。我开始上私塾，地点离住处较远一点。**

**工厂前面有一条水沟，斜对着大门有一座桥，桥的对面是一片空地，朝工厂后面方向走去，往左拐，是热闹的街道，往里有一条街叫“好吃街”。穿过几条街就到江边了。那里的红萝卜特好吃，像水果那么甜，这不过是后来回忆起来的感觉，那时我还没吃过水果呢。**

**有一次父亲要打我，我就跑，他便追，跑到一个胡同里，背贴着墙，跑不了，不过他没有打我，我也就跟着回家了。**

**由于厂里有个别人偷油卖，我父亲遭受过日本人的毒打，怕事发遭连累，便主动辞职走人了。父母拿着简单的行李过了桥，走了比较长的路。我走不动了，就哄着我说，快到了。最后，终于来到一条河边，登上船回孝感去了。**

**多年后，我的孩子在仙桃中学复读，我去过那里一次，站立桥头，环顾四周，难觅过去的踪迹，周围都是房子和热闹的街道。**

**到孝感后，我们租住的房子离大表妹咏年（鲁以芬）家很近，在同一条街上。一天她正好在那里，我父亲拿一块劈柴要打我，我倒没吓着，反而把她吓哭了，她可能没见过这种场面。我到一小上学，好像和她在一个班，学习成绩还不错，不过，没多久又要离开孝感去广水了。**

**四．在广水**

**广水是个山青水秀的地方，到河边，河水清澈透亮，有的地方河水很浅，水中的石头大小不一，很是可爱。一些妇女在那里洗衣、捣衣，河对岸就是清翠的山脉。我听说，晚上走山路要是碰见狼，用手电筒照它，它就不敢动了。当然这只是传说而已，狼可没那么老实。住房对门有一家私塾，我就在那里读书。**

**在那里，母亲碰见一位孝感城关同乡。当时伯母就租住在我们旁边。周伯伯在部队，后来随部队起义。当时发生了一件大事：父亲在当地被征兵了，由于他的照应，征兵被撤销了，要不然我们家的家史就要改写。他建议让我上正规小学。也许是征兵的阴影使我父亲认为这里不是久留之地，就到汉口去了。**

**前几年在火车上碰见几个广水青年，谈起狼的事，他们说现在没有狼了。他们说广水出美女，老伴吴则田说：没听说过。我说，你没听说过的事多着呢，眼前这几位就是帅哥，广水山青水秀，这是很自然的**

**五．第二去汉口**

**我们家到汉口租住在一户姓项的人家，他家有六口人：老太婆、大儿子、大媳妇、孙子、二媳妇和二儿子。但是，二儿子出门后渺无音信，不知死活。我们住在楼上，有小梯通房顶，老太婆想儿子就到屋顶，不知是呼唤儿归，还是招魂。我母亲同二媳妇关系好，后来我们住蔡甸时，她还来看过我们。此地离江边码头近，离广场近，离大世界也不太远。我到一家私塾上学，比较远，这道理很简单：大城市没有多少人到私塾上学。楼上有位婶母问我，你长得像谁呀？我说像我爸，她说你爸长得那么好看。我回去对父母讲了，他听了可能很高兴吧。我在汉口过的十岁生日。那时，母亲有时讲故事给来的人听，我也在旁边听，来人走了，她不讲给我听，我就开始看她看的书，她讲的就是书中的内容。**

**我们离汉口去蔡甸时，我虽然是一个小孩子，也感受到当时人心惶惶、物价飞涨、钱不值钱的那种氛围。**

**成年后，有一次去汉口，就便去附近想找找项家的踪迹，自是时过境迁，不可能了。**

**六．在蔡甸**

**2013年6月12日是端午节，不禁引发我的回忆。那年举家从汉口迁到蔡甸，我们租住的房子对面，有位老先生教私塾，我就上他那里读书。这次学的是《增广贤文》。一天我对父亲说，儿孙自有儿孙福.莫把儿孙当马牛。说得一字不识的父亲哑口无言。这是借用该书上的一句话，不过作了改动，意思大相径庭。原句是儿孙自有儿孙福。莫与儿孙作马牛。这本书给我的印象比较深，其中不少句子颇耐人寻味，且不乏金玉良言，读起来韵味十足。**

**房东有个可爱的小女孩，那年端午节，我抱着小女孩到江边看划龙舟，距离还比较远，到江边有一条大些的船，船头上站了一些人，我没多想就上了船，想随船去看龙舟。不料，船一歪，我们就掉到江里去了。我想这下我要死了，就失去知觉，等我清醒过来时，我发现我在一条小船上，船在江中央，小孩坐在旁边，没有哭。岸上很多人看着我们，我不好意思，还是怎么的，叫小船划走，于是岸上的人又是招手、又是喊叫，要我们上岸。此情此景，历历在目。我们上了岸，我抱着孩子，心想要是她不在了我就逃走，怕我父亲打我。然而，早有街坊告诉家里了，回到家里父亲要打我，被人们劝阻了。之后，两家到江边谢了神。此后，那孩子就不要我了，不乆，我们就搬走了。在江边谢神时，听我妈讲，她听别人说人们救起一个发现还有一个；小孩应是先救起来的，可惜，当时我年幼无知，且惊魂未定，时间仓促，没有想到向船夫打听我们被救的经过，这就成了谜。成年后，想到此事 就想到救我们的恩人们，因不知具体经过而深感遗憾。我写这段回忆时，深感内疚的是，由于我的鲁莽，使幼小的她受了如此惊吓，险遭不测，但房东家人并没有对我作任何指责的表示。**

**当我写这段回忆时，我觉得登船事件很愚蠢。说大不大，说小也不小。身无分文，不问青红皂白，就上了船。即便不掉入江中，恐怕也是有去难回，这和我小时候受的教育晚、零碎和虚耗大量儿童时期大好光阴有关吧。在别的孩子小学快要毕业的年龄，我才刚刚进入小学。然而，也可以说是因祸得福：幸亏这一年半的小学教育。要不然不但上不了中学，要么上小学，若小学嫌年龄太大，不接受我，只有失学了。**

**我们搬到老板家去了。他家的房子很深，前面租给别人做生意，进去是老板夫人房间，往里去是正厅，左边是她媳妇的房间，这是一位娴雅文静的女士，很年轻，但结婚不久，丈夫出门就渺无音讯。再进去是天井，过了天井，就是一个小客厅，还有几个小房间。我们住的房间与厨房相连。**

**这次我有幸进入了蔡甸的一所正规小学，我读三下，在同一条街上，位于此街的中间。学期结束拿到成绩单时，我不会看，只是急着问升级了没有，听说升级了，就放心了。因为爸爸说了，留级就不读。可能是二十名吧。在学校生活中，有一次同别的同学闹矛盾，老师打了那个同学。没打我，我过意不去，就到老师那里请打，把我的手掌打肿了，也心甘情愿。还有就是做手工作业。我有兴趣地努力把它做好。到四上时，我的成绩大有进步，名列前几名吧。读完四上，老师见我的成绩大有进步，而且年龄较大，就叫我和另外一位大龄女同学跳级，不读四下，而直接升五上，我对学校对我们的无微不至的关怀，自然是铭记在心。**

**我有时到那位女士房间坐坐，她话语不多，对人亲切。承蒙她看得起我，借《红楼梦》这部书给我看。当看到焚稿断痴情等描述时，我哭倒在床上，足见其感人之深。我感谢这位大姐姐使我在少年时期，在精神上、文化上受到最佳古典名著的熏陶。**

**我们住房的旁边有一家小书店，我有时到那里去看看旧小说，好像读过有本名叫《三门街》的书。后来因爸有所批评，就没有再去。当时我也有我的梦想：将来能上师范，因为不要钱，还管饭吃。这是因为老板的女儿在武汉上师范，假期回来过，我当时很羡慕她，在那时一个女孩子能达到这个水平，已是很辛运的了。**

**这期间我外婆来了一次，她一字不识，她老人家来这里真是不容易，又是坐车又是坐船的。**

**有一天晚上我从学校出来，就听到我妈在街上大声喊我的声音，可见学校离我家住地之近。我有一位同窗好友，住在同一条街上，我家住街的这一头，她家住街的那一头，学校位于中间。她叫胡适善， 很热情，容易亲近。我常去她家玩。多年后。我走进孝感一家小米酒馆，里面的一张桌子旁边坐着男、女两位食客，使我又惊又喜的是竟然是她姐姐，而且是她姐姐先认出了我，于是我和适善通了信，她还寄来过一张照片。那时，我有时到河堤上玩，有一次，我跪在堤上，耳边听到风声乎乎的响，希望一阵风把我吹到一座名山拜师学艺。**

**可惜好景不长，读完五上，我们又要离开蔡甸了，这还得说说我爸的性格。他是一位不善言辞、少言寡语、不够灵活的人，而且性格内向。我妈性格外向，热心快肠，喜欢结交人。我像爸的性格，我觉得性格像妈好，能与人合群。他们工厂有不只一个老板，他只认一个，另一位老板家有什么喜庆之类的事，别人送礼 他不送。**

**在我们租住在小女孩家时，他在地下挖个洞，把现洋埋起来，我爸爸有存钱的习惯，以备将来失业时使用。**

**从我记事起，小小年纪就随着他们去过几个地方，其中印象最深、最难忘的当数蔡甸了。正是在这里我接受了宝贵的一年半的正规小学教育，为以后升中学打下了良好的基础，正是热情的蔡甸人把我们从江中救起，使我才有幸活到今天。**

**七．又去汉口**

**从蔡甸回到汉口，我们住在父亲结拜的兄弟家里，他家离我们以前租住的项家不远。房子是自己的，三室一厅，前厅三分之二用于作木工活，靠后面部分摆桌子吃饭用。后面还有个大院子。伯父和蔼可亲，伯母热情能干，到他家就像到亲戚家一样，自在随便。我妈说，本来曾带我小舅到他家当学徒，然而，外婆反对，而是学管账之类吧。但是，他也没有学出个什么名堂，一生穷困潦倒，没有结婚，要是在他家学木工活那该多好。伯母有一个大儿子，夭折了。父亲说两家还订了娃娃亲。这件事说明两家关系之好。他们有个小儿子，还有个侄女住在他家里。我在此地参加了一次入学考试，没有考取。父亲在汉已有工作，但我已不小了，上学无望，一家人就回孝感了。**

**八．孝感解放（1949年5月12日）**

**回到孝感后，住在亲戚家。不久孝感解放了，大厅住进了一些解放军，不过时间很短，也许一、两天吧。**

**后来发大水。我们都搬到楼上住，这个期间我早已开始来月经了。可能踏水受了凉，停经半年多吧。在父母的关照下，进行治疗，终于治好了。记得一天晚上，我父亲非要我喝像酒似的东西，可能就是通经活络吧。这时我们早就搬出亲戚家，自己租房住，住在与中山街垂直的那条街上，叫线子街吧，离我们后来买的房子很近。**

**初中时期（1949年9月---1952年7月）**

**我在初中时改名为罗素冰。**

**我有幸参加了孝感初中入学考试，进入了初中。在进校门右侧墙上公示榜上，就我独自一人入了另册，就是另列一榜，由于榜名的一个关键字记得摸糊，查字典词不达意，就叫非正取生吧。对于我的表亲们，不了解我在外的求学经历，也许会认为我考的太差。我自己一点也不在意，没往心里去。我的入学考试成绩比其他同学要差些，因为我只是零星半点地上了些私塾，仅接受了一年半的正规小学教育，不过经过努力学习，成绩大有进步，至少为中上等吧。我们班有两位男同学，始终保持第一名、第二名的成绩，无人可撼动。**

**我记得第一次上英语课，后来改俄语课，老师讲完后问有什么不懂的，我举了手，结果引起哄堂大笑。我是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不懂就是不懂。为什么大笑呢？进入老年的我，似乎有所领悟。我是非正取生，早已把我对号入座，又是我举手，真是愚不可及，何况这是些小学刚毕业、稚气未脱净的少年呢，不足为怪。**

**新旧社会两重天，无论是政治课还是通过其他渠道，受的教育很大，讲的道理真是耳目一新，心领神会。我喜欢从图书室借阅有关抗战先烈事绩的书，还有许多无名英雄，正是他们的英勇奋斗和牺牲才有今天，因而，我们政治热情都蛮高的。**

**值得提提的是，1951年6月，我们响应唇亡齿寒抗美援朝的号召，大家都报了名，据同学回忆，我们班有汪明复等三位男同学参军。李怀珍回忆有一名女同学叫胡芙荣参军。还有一名方姓女同学。她也是学生骨干，很活跃。很能干，观其活力和魅力，印象颇深。我也一直记得她的名字，只是老来记性越来越差，记不准了，不过关于她是否参军，没有人说得清。陈载民说她弟第参军了，此事件后，她就从学校消失了。所以我认为她参军了。**

**一天，一位学生骨干叫我帮她代课，就是晚上到一小参加扫盲工作。后来就让我代下去了。在我最初教的班上，我碰见过我认识的婶婶们，在后来教的班上也有小姑娘。晚上的一小班次较多。我是从初一、还是初二开始教，晚上教一次、还是教两次，这些都记不清了。一直教到初中毕业。同学们晚上要上自习，这对学习多少会有些影响，我也没在意这个。今年我很高兴买到一本中英对照的《西行漫记》，书内标明，谨以此书献给斯诺诞辰100周年。书中就提到副教育人民委员徐特立**当时**抓扫盲工作情况，可见这项工作是一脉相承的。**

**我加入了少年先锋队，一次要当着全班同学讲话，讲了几句就哭了。为什么？不习惯，真是没用。后来加入了共青团，并在初中先后担任过团组织委员、宣传委员和副书记，没有担任过书记，因为我没有独挡一面的工作能力和魄力。**

**二年级时学校举行了一次作文比赛，我得了二年级第一名，我们班成绩最拔尖男同学刘战生得了第二名。**

**在初中时，老师要求我们常写写日记，我也写了一些，无非是生活中一些遭遇及真实感受。我记得最初写了一句疑问，不知是因何事而大发感慨，大意是：在历史的长河中，过去没有过我的存在，将来也不会有我的存在，为何现在感知有我的存在。宇宙万物有无穷的奇妙之处，我觉得这个问题很难回答。武汉师院来了几位老师，短时间教课，他们是来实习的，学校把我的所有日记给他们看了，得到他们的好评，甚至对我有所期许。我离家后这些日记不翼而飞，一篇也未存留下来，要不然今天看看会很有意思的。**

**在初中我最敬爱的老师是杨碧云老师，她把全部心血都用在教育好学生身上，给我们在数学上打下了好的基础，也使我们喜爱了这门学科。在初中时，就听说高中要调她去，她不同意去，她喜欢教初中。她一生独身。北京一位同学想念杨老师，我叫老伴在初中操场给我和杨老师照了张合影，也单独给她照了一张，寄给了这位同学。老年时杨老师不幸中风，由于她的聪明和顽强意志力，加上治疗，恢复到能基本自理，真是不容易，考虑到身体不好，就请了一个人照应她的生活。我到孝感，有时去看她。她是我一生最难忘的老师，回忆到此，我已是热泪盈眶。**

**我们学校先是在一小旁边，二年级时还在原址，后来搬至中山街。我上初中一段时间后，父亲提出要到汉口工作，我表示不愿去，一则我大了，有了自己的意志力，二则在汉口上学难，我已领教过了。我不知道解放了，办转学就应可以。再说，作为关键的求学阶段，还是稳定些好。学校老师也不希望我走。当时只是不去，也没有开动脑筋为父母想个两全其美的办法。最后他放弃了，并用多年的积蓄在中山街买了一所大房子的侧屋，像个火柴盒，面积不大，仅够我们住，我们第一次有了自己的房子。**

**我父亲其实也不在孝感城关工作，而是多在孝感周围乡、县的工厂，如肖家港，在那里租房住。最后在孝感车站工厂工作，也在那里租房住。离我们的房子较远，我们的房子也出租了，我住学校。父亲是家中主宰，虽然比较严厉，但还是重视对我的培养教育。我没有兄弟姐妹，性格比较孤僻，这是我的不幸，但家中没有男孩，不得不让我上学，这又是我的大幸。**

**我一进学校，就自觉不自觉地把我们班同学李怀珍当作榜样，她与众不同，显得比较成熟、老练，学生工作很积极，学习也努力，好像我有她曾偶而在路灯下学习的印象。**

**我似乎听到过，老师对我们班总体评价比较上乘，认为素质比较好，这主要从政治和学业两方面来看。从我对初中、高中等的回忆中，也可看出一些端倪，知此言非虚。**

**李怀珍是学生会主席，带领我们利用假期，同高中同学参加一些政治活动和一些街头宣传活动，如参加四川渣滓洞先烈事迹展览活动，我是讲解员之一。我们两校同学讨论或宣布有关事情，就在一小，那里有的是地盘。领导这项工作的是当时孝高的顶级人物之一，他是品学兼优、政治热情、工作能力俱佳的青年才俊丁行锦。我进入高中，他高中毕业，进了清华。在后来的岁月里见过一两次面，他对我这个校友兼同乡，热诚相待，甚为关心。进入中年的我，调入武汉工作。表兄鲁威告诉我，他因意外事故英年早逝时，我很是震撼，非常惋惜，心中不禁涌现出一丝丝追思，一丝丝哀伤。**

**要问我初中、高中和大学，最喜欢那个阶段？无疑是初中这个少年集体，因为大家彼此都比较信任、友爱。住在城关的我们更是知根知底，谁家干什么的也知道个大概。政治热情和学习热情都高。我是综合地看，不是限于我个人的角度看。后来，各奔东西。有些人时断时续，多少保持一些联系，有机会、有可能就见见面。这种信任和友爱，一般来说，不因贫富、地位高低而分亲疏。这是少年时期形成的一种感情，不因时间距离而淡忘。**

**据陈载民回忆，初中毕业时改学年制，三下班与三上班合倂。三下班二十四人，三上班三十五人。合班后共五十九人。他是三下班学习委员与三上班学习委员李体义共同收作业本，人数记得很清楚。他的记忆力真是让我羡慕。李怀珍是三下班的，陈载民也是三下班的。**

**快毕业了，学校号召我们报考师范，大多数同学报了名。一位女同学紧盯着问我报不报名？我说我报名，她也报了名。我知道她想考高中，而后可上大学，我何尝不是呢！其他很多同学也都是这样。既然号召就报名，将个人愿望就置之度外了。我回到肖家港的家里，父母反对我上师范，这倒是我没料到的，原准备好给我的新被子等也不给我了，我一气之下，步行三十里回到了学校。不久班主任高老师找我谈话，他说师范名额多了，问我是上卫校还是高中？我说上高中。之后我在操场上、月光下，转悠良久。事后知道一共有三人，其中有一名男同学，他是我班成绩不数一也数二的尖子生叫胡昌智，他上高中。此外就是李怀珍，她直接在孝感参加了工作。因为高中入学考试已考过了，是通过个别出题考试而进入高中的。**

**高中时期（1952年9月---1955年7月）**

**本年级有很多班，可能新中国成立还不久的原因，孝感附近一些县如应城、安陆等来孝高上学的不少，可谓各路英雄云集。开学不久就举行了一次作文比赛，甲等两名，第一名为外地来孝高的，他后来考入了南开大学中文系，第二名为初中同学刘战生，他在班上成绩是保持第一名，后来考入了清华大学，而乙等第一名，就是本人。**

**第二件事是我被选入团总支，担任了两届委员，先后为组织委员、和宣传委员。两届后，我向总支负责人李志琳请辞，不再干了。因为我性格内向，能力较低，高中人才众多。此后在班上担任过两届支委。**

**李志琳是工人出身。是我们初中快毕业时插入我班的，她进初中目的明确，就是要考高中、上大学。我们五人，即：李志琳、李怀珍、罗亦麟、陈光友和我一起照了一张半身像，到了高中，李志琳才显山露水：很有学生工作能力，在同学中有较高的威信.尤其是那种演说天才，真是无人可比。在全校同学面前一站，讲起来，滔滔不绝，简直像在作大报告。她在高中第一个入了党，真不愧为政治精英。**

**在高中，同学们包括我在内，都很努力学习，晚上上自习，中午有时作数学作业。进入高中人大心大，心态也变得复杂起来。有些多愁善感。一下子进入一个陌生的环境，感到有些不大适应，周围的环境也复杂一些。初中是少年时期，以前应是童年时期。从此快乐、单纯只知上进的少年时期就此结束。写到此，一种遗憾之情不禁油然而生。没有办法，人总要长大、变老以至衰亡。**

**一九五四年夏天，暑假，我没有回家，在学校碰上发生了大水灾，据说城外全淹了。我们积极参加了防汛活动，记得一天半夜大家赶赴西门堤上，肩上有没有扛着什么东西记不得了。走在泥泞的堤上，眼前一片汪洋，一不小心或脚下打滑，就可能掉入其中。这种危险的感觉，在记忆中犹存。**

**我们班主任肖敬恒老师是教历史的，一次他在班上表扬另一个班的一位女同学，说她学习专心，门门优秀，这次历史得了100分。她也是我初中的女同学罗亦麟，后来在诸多候选人竟争一个留苏名额中，百里挑一，她中选了。**

**我自进高中就得到魏星桥校长和老师们的关心，尤其难忘校长对我各方面关怀。进校不久，寒假期间学校就派李志琳和我，还有两位男同学去武昌团校学习。一次发现有什么病，罗老师给我打针，一直到治好为止。总之，这些提到的和没提到的关心和爱护，可以说是点点滴滴在心头。此外，校长和肖老师分别在某些方面提的宝贵建议，我本应该接受，却没有採纳。总的来说，我对我在高中的表现，不怎么满意。有时甚至有不堪回首的感慨。尤其表现在选择志愿上，一错再错。**

**以前几届考大学不分文、理科，到了本届，开始分了，就是不能混报，考文就不能考理，直到快高考了，才知道这个消息，弄得我措手不及。我是准备文、理兼报。当时热门的专业是机器制造，我想报，班主任肖老师建议我学数学，我也喜欢数学，但感觉一辈子跟数字打交道，可能会有些枯燥；如果教书的话，改作业的担子太重。又想学文，最想学外语，尤其是英语。初中开始学了点英语，后来改俄语。我觉得英语的语言表达比较美。可是看一看，当时清一色的是俄语，不见英语的踪影。我初中、高中都学俄语，我认为以后完全可以自学。我对文科里其他学科一概不感兴趣。有一次，班上开会我讲了我想学文又想学理、工的矛盾，不知为何物理老师在场，他来了个折衷，建议在这样的情况下去学农，我竟然接受了。可是我从来没想过去学农。学农体验一下农村的生活，说不定还可以写点什么东西出来呢，当然这是不切实际的幻想。在选择志愿上，既没有表现出对国家和社会的责任心，也没有表现出对父母的责任心，也不对自己负责，随心所欲，极不严肃。**

**到武汉参加高考，才知当时考农不用考外语和数学，这比较适合调干生考弑。到考场后，我就后悔学农了，甚至想退考或交白卷，但又顾及到考不上名声不好听。接到录取通知后，不想去，别人劝我去。我想看看省外的世界，报的都是外地，录取的是第三志愿：西北农学院土壤农化系。说来也巧 我高中同一个班的同学一共有三人被西北农学院录起，一名女同学和我同系，一名男同学同校不同系。于是三人一同结伴赴校报到。**

**农院时期**

**农学院位于陕西武功县，离火车站不远，离渭河也不太远，我去过渭河边。两旁有树林，环境比较安静优雅，伙食好还不贵，气候也好。开始就是先适应新的环境。我一方面努力学习，一方面也想抽空自学点英语，但是这是很难的。一方面没有时间，再则也没有基础。同学们来自四面八方，关系也不错。我和一位来自四川的女同学关系很好，还有一位是来自新疆的維吾尔族姑娘吧，长得既漂亮，又热情、朴实。男同学们对我也不错。写到此我自己都有点糊涂了，既然如此，你何必要走呢？具体的思想变化记不得了。本来就后悔走这步棋的我，很容易萌生去意，与环境及人际关系无关。我的高中同班同学刘菊兰，她很安心，学得也好，各方面表现不错。她后来分配到甘肃工作，在武汉时，我从同学那里偶然知道她的地址，去过信，她回信寄来一张全家福。**

**农学院还有一位孝高的女同学，同届不同班，外地来孝高的。可能姓程吧，学院有些系属工科性质的，从考工的学生中分过来的，她就是这样的。她性格开朗热情，我和她关系不錯。她有一位同学兼男友，在北京上大学。**

**我想不辞而别、扬长而去，不过没有这么潇洒利索。我还舍不得我那几件破旧衣服，在校内邮局办理了邮寄一个箱子，这就会惊动同学和系里。第二天一大早我要离开学校，没料到的是遭到门卫的阻拦，没有走成。系里领导批评我，独生姑娘太任性。高年级一位同学找我谈话，说你这样走，要开除你的团籍、学籍。我当然不希望有这个结果，就打消了这个念头，努力学习，并力求融入其中，周末舞会我有时去参加。**

**学了一年多，我开始质疑我这样学下去，会学到什么东西，何以安身立命？高中三年是稀里糊涂地过来了，这可是最后的学习阶段。最使我没有底气的是，学土壤农化，我对农业一窍不通，而对它的了解不是学个短期培训班就能解决的，至少得数年的实干农活体验才行。一辈子干一件既不喜欢也不内行的工作，将来会困难重重，现在我走还有可能再作一次选择。**

**于是我给父母写了一封信，叫他们托人按我的意思写封信，就是说外婆家有困难，需要我参加工作。信来后，给系里看，系领导问的第一句话就是你想休学还是想退学？我马上回答休学。至于为什么这样回答，我也不清楚。系里相信了我。我走时使我感动的是，几乎全班同学都来送我到车站。开车前，有的女同学哭了，就此一别，再难相见。我是更应该哭的了，毕竟前途莫测。车缓缓开动了，我还扒在车门拦杆上哭，是列车员过来把我拉开了。**

**二次高考**

**回来后，我也不愿闲着，找我初中一位同学陈载民，他当时在工会工作。于是，我在工人夜校教一个班的中文课。在此后的岁月里，我们一直保持着联系，或见面或通信，他中文很好，写得一手好字。只是后来年老体衰，又忙于料理生活起居等，就和昔日的亲朋好友的联系都很少了，但内心有时还会思念到他们。随后办了退学，开始自己复习。这中间有一件事，就是我的母校初中，有位老师可能是生病吧，要我代课，教动物课。教案当然是有的，我不过是照本宣科罢了。我就是再怎么不愿意，也决不能断然拒绝，就接受了。可能教一个月吧，吃住在学校，教两个班。有一个班，有我的一个表弟凃学智，是我外婆那一族系的，为李家的外甥，正好在那个班上，他说反映我教的不错，正好下课就讲完了；另一个班，前排一两个小孩子，可能调皮一点，问题也不大。有人说老师要严肃，不要太和蔼。不然学生不怕你。虽说众口难调，但老师只要有水平，也还是好教的。事完之后，学校给我的钱不算少，我就到外婆那里去，那时小表弟延年（鲁以林）跟着外婆住，我给了外婆一些钱。下次再去，外婆买了比较高档的点心给我吃，这样好的点心，那可是外婆从来没有买过的。我感谢这次上课，给了我机会，对她略表孝心。写到此我不禁泪流满面。**

**近期与延年的通话中，他说他看我的回忆录流泪了。他也是唯一一位会因看此回忆录而流泪的人。原因在于他也是婆婆（外婆）带大的，我们都继承了她真诚、善良的凤格。**

**据我所知，舅妈还生了三个女儿，都未存活下来。都无兄弟姐妹，所以我们亲如亲姐弟。更可叹的是他小小年纪就经历了几位亲人的离去。之后我母亲把他带在身边，他在竹器社当学徒。后参军在部队学开汽车、入党。复员后和杨淑清结婚。他工作中表现比较出色。淑清妹很能干，善于持家，子女个个成才。**

**我父亲在车站工厂上班，和母亲在那里租房住，我们的房子已出租出去，我们家在城关，我住在周伯伯家。有一间房，这就是为我回来专门安排的，就是我住。家里有老奶奶、大伯母、三伯母等。巷子里有口井，大家在哪里挑水回家吃，我也多少锻炼出挑水的功夫。这里环境安静，到也是个读书的好地方。**

**前面提到的农学院程姓女同学突然来周家看我，我见她也很高兴，我比较喜欢她的性格，我们无话不谈，**

**到了该办高考手续的时候了，我去城关政府提出申请，但是遭到了拒绝，他没有说明为何原因，我也没有问为什么.没有办法，我开始找人打听工作的事。高中有关人告诉我，孝感不可能有工作，孝感四周乡、县有可能找个教书的工作。我托同学，他也托人。有一天武钢来了位年轻人，走时告诉我，武钢的家属可以到武钢工作，我没有说什么。**

**我也曾写信给农学院，问能否回去复学，回信说不能，我是在作各种试探，找出路。在这里附带说一下，我调到武汉工作时已是人到中年，我们单位收到了西北农学院一封来信，我按信的要求回了信，其内容我已忘了。他们为何来信？我倾向于认为是一种关心吧。**

**幸好救星来了。我有两位朋友来看我，有一位在我家隔壁的单位工作。他们考调干生。他们走后，又激起我争取参加高考的决心，不能就此放弃。于是，我写了一封信给孝感文化部门，说明我是退学学生。我又借钱去武昌有关高考的部门，开了一封退学学生可以参加高考的证明信。不过这封证明信没有派上用场。一天派出所来了两位干部，他们看了我的退学证件后，说我可以考。我总算能参加高考了。我一辈子衷心感谢这两位朋友。**

**这次考场就设在孝感高中，不用奔波。这次我该怎么报志愿呢?有人早就向我建议，考武汉大学中文系，我居然照办，作为第一志愿。可是，我从来就没有主动想过考中文系，这也是大错特错，可见我这个人是多么的不成熟、不坚定，多么地容易随风倒，我不能责怪别人。为什么我不应该学中文呢？我认为我学不好中文：中文是国人的强项。我没有家庭文化背景；没有从小熟读诗词経书打下的根底；我是先天不足后天又乏调养；我的中文字也写得很糟糕；对古文既缺乏兴趣，又没有耐心；而且乡音重，发音很不标准。所有这些不足之处，对一个有着大学学历的学中文的人来说，都是不可原谅的。**

**其他志愿都是填的以英语为主的西方语言。最后一个志愿是华中师范学院英语专业，其他全是填的外地。**

**我接到南开大学外文系英语专业录取通知。我妈说工厂工人们挺高兴的，说我考上了俏皮学堂、俏皮系。**

**我的初中几位男同学和一位女同学来看我，男同学有刘桂堂，黎永炎等九位，刘和我在高中也是同班同学。我们一起照了一张相，算是无声的祝贺吧。照完像严瑞芳说，希望将来能看到我写的书，我没有说什么，心里不以为然，谈何容易。他是谁呢？他就是后来其事迹荣登人民日报头版头条的年轻有为的科学家。**

**女同学就是盯着我、问我报不报名的那位叫祝秀梅，她后来也有所改变，考上北京工学院。我入学后的第一个寒假急于参观故宫，就住在她那里。后来，听说她被分到天府之国工作去了。**

**当我在天津火车站，登上接我们的南开大学校车驶入校内林荫大道时，我的新的学习阶段、新的人生旅程就此开始了。**

**我作了反省，要摒弃成名、成家的名利思想，要努力学习，过脚踏实地的生活，不要再自己折腾自己。**

**几段补充叙述**

**（一）我一生最值得庆幸的事就是，虽然出生在旧社会。但成长在新社会，受到毛泽东思想的教育。也可以说是成长在毛泽东时代。跟随毛主席经过了难忘的风风雨雨的历程，经受了锻炼和磨炼。百忙中他还来过南大和天大。**

**1958年8月13日，我们正在图书馆所在的那栋楼楼上开会，突然传来消息，毛主席来南大了。于是散会，我们朝大门那个方向飞奔而去 。我有幸于近处，在毛主席进入小汽车前看到毛主席伟岸的形象。我班团支部书记高书宪，他个子高，腿长，跑得快，我到时，他已在主席身边，协助维持秩序。写这段回忆时，笑容满面，幸福之情溢于言表。**

**听说毛主席到天大去了，我们有些人又赶到天大。天大把学生集中在一排楼房前的广场上，主席在阳台上和大家见了面。后来周总理来南大，我们也有幸见到他。**

**（二）我中文字写得不好，俗话说字如其人，至少反应我的急躁性格。我写字于潦草中有省笔划的现象。当年我的天津同事在看我的译稿时有一次提到过这点。手机打字我不喜欢用中文书写方式，愿用拼音方式，省笔划，拿米和mi 来看就明白。我说对古文不感兴趣，没有耐心，因为查中文字难查，很费时间。**

**（三）我提到西行漫记。我对斯诺这个伟大的美国人很敬佩。作为一个外国人，对中国当时中国人民的苦难那么深刻了解，对中国的革命那么理解和同情，真是不容易。当时大家忙于革命和战事 ，由于这位伟大的作家的采访和搜集，整理出这部经典之作，使后来的人看了不由得深受教育和感动。**

**（四）在这里我引用《西行漫记》书中末尾毛主席关于扫盲工作的的一段话。**

**“在陕西和甘肃也建立了一个扫盲协会。以前这里的文化水平比江西要低得多，今天我们仍然面临着非常艰巨的教育任务。。。。。。为了加速这里的扫盲进程，我们开始试验新文字------拉丁化的汉字，现在在我们的党校、红军大学、红军和《红色中华》的一个专栏中使用。我们相信拉丁化是是战胜文盲的一个很好的工具。汉字非常难学，即使最好的基本汉字系统或最优秀的简化教学都无法教会人们真正有效而又丰富的词汇。我们相信，要创建一种人民充分参与其中的新型社会文化，我们迟早得将汉字统统舍弃”。我对最后一句话既感到惊讶又感到兴奋。气魄很大。后人会贯彻吗？能行得通吗？不过我是看不到了。**